



领悟苍山洱海

◆谭曙方



像苏东坡那样 感受生态秘境

◆张海龙

在这个凉爽秋天,在海拔2249米的苍山白鹤溪站,我乘缆车顺山谷缓缓而上,很快就进入鸟瞰视野。眼底的树木浓密且高大,看不到哪怕是山间小路的一点缝隙,也看不到裸露的岩石。墨绿的树冠覆盖了山峰,与其浑然一体。那一棵棵树冠浓郁的大树似乎也是从山底一步一步攀爬而上,臂挽着臂,手拉着手,向着蓝天白云,向着七彩阳光缓缓攀升。它们真是苍山的精灵。

山巅的冷杉并不太高,但它们挺拔的身姿如护山武士一般,壮硕威武。浓雾弥漫了山巅山谷,遮挡了视野。在海拔近4000米的洗马潭,尽管无法看到山巅景观,但我知道,即使苍山最高峰的积雪经夏不消,但那里的雪线也一定是一点一点地退缩了,因为气候变化,因为全球变暖。

上苍山前,我特意看了在大理火起来的短片《一掌雪》。片中,阿奶带着孙女阿月上苍山采雪,而后到小镇上调成蜜雪卖与行人吃。阿奶断断续续地将苍山洱海的传说讲给阿月听:小龙一个,大龙一群,飞来飞去,飞到天上就下雪了。雪落下来,落在种子里,种子一颗发芽,长出大树一棵。两座山分开,门开了,苍山的雪流进洱海里。后来,一个个村子长出来了……

“一掌雪”是白族人的乡愁,也是我们的乡愁。乘坐索道下山途中,洱海沿岸大片大片的白色民居一点点清晰起来,其壮观美景宛如河岸盛开的鲜花。当缆车晃悠悠滑出山谷时,我忽然想像那苍山十九峰夹持的十八溪,就是年年岁岁如此这般流淌而下,滋养着洱海两岸的城镇与乡村。

苍山是白族人的靠山,也是他们的神山。它呈南北走向,北起洱源县邓川,南止西洱河,长50余公里,最高峰海拔4122米。大理市靠苍山东坡,当地人管苍山洱海之间的地带叫坝子,他们生存、繁衍在苍山洱海之间。苍山洱海水相连,宛如一幅云贵高原的天然神奇画卷。守护苍山就是守护洱海,就是守护大理人自己的家园。他们在州、市县、乡镇压了三级林长制,各级总林长由当地党政部门“一把手”担任,乡镇林长之下是星罗棋布的护林员,这个强有力的组织系统守住了苍山,守护了中国乃至全球这一拥有丰富生物多样性地质公园和著名的植物标本模式地。我突然悟到,苍山的护林员就如同苍山种类丰富的阔叶林与针叶林一样,也是苍山的精灵,与苍山浑然一体,共存共荣。

在大理,人们称白族姑娘为金花。金花喜欢着漂

亮服饰,那顶色彩缤纷的帽子叫“风花雪月”。风是不关的风,就是那条飘在金花胸前的白穗带,强劲时可以撕扯衣襟,也可以吹散弥漫心头的尘埃。花是上关的花,就是环绕在金花额头的姹紫嫣红,它开在洱海两岸。雪是苍山之雪,即金花头顶那圈洁白,如神山耀眼的王冠。月即是弯弯的洱海,即金花帽子上那“白雪”与“红花”之间的一道幽蓝。

“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金花等于是将苍山洱海膜拜在头顶,如此一来,与苍山洱海便有了相互感应。也许阿奶会说,那叫敬畏风神、花神、山神和月神,而我说,那寓意是——敬畏自然。金花将蓝天白云扎染于自己的服饰,唱情歌,跳霸王鞭舞,点燃火把节,纵情欢乐于苍山脚下、洱海岸边。金花在苍山洱海间的坝子上生儿育女,生下的男子像苍山,生下的女子像洱海……

洱海这颗晶莹剔透的蓝宝石,恰好被上天镶在了大理州地域的中心。自古以来,当地人依洱海而居,在农耕与捕鱼的劳作中繁衍生息。随着时间的流淌,村子、城镇越来越密集地触伸在洱海身边,使得原本安静清澈的洱海被挤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忍辱负重的洱海,在二十一世纪初暴发了全湖性蓝藻,水质急剧恶化,向人们发出了警示,作为水质风向标的海菜花也杳无踪影。

大理人当然听得懂洱海的语言,他们在环洱海边画出了一条129公里的绿色生态线——洱海生态廊道。有人说,这条线是保护洱海的屏障,可当我漫步于这条生态廊道,走进洱海原生态的湿地,又带着洱海复苏的吟唱,在白墙青瓦的民居客栈品尝一杯美味的咖啡后,倏而感觉洱海生态廊道绝不是一条屏障,而是一条有形的绿色文明线。

大理人无疑是从洱海边文明地礼让了一大步,这一步让洁白的海菜花又含着微笑飘舞在洱海。在洱海边的古生村,一位村民对我说:之前我们是靠海吃海,现在我们保护了洱海,也享受到了洱海变化带来的好处……

那洱海的源头又如何呢?在洱海发源地洱源县,我沿古树环绕的弥苴河上行到了此碧湖。此碧湖因湖里的此碧花而得名,在碧绿的水草之上,乳白色的此碧花瓣抱着欲开未开的淡黄色花蕾,显出天然的高贵。

湖北端有一个梨园村,名字听起来很古雅。这个世外梨园小村,有118户人家,三面环山,一面临湖,

坐卧在半山腰上。村内栽种有树龄300年到500年不等的古梨树7000多棵,与小村的历史一样古老。在村里一个小型污水处理站门口,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指着一张梨园村污水处理图向我们讲解:这座新建污水处理站位于梨园村地势最低的西南角,采用硅藻精土处理工艺,出水水质可达一级A标。这里环村改造了排污管道,对118户的污水全收集不留死角;还将全村水资源循环利用,将湿地尾水提升后,通过1820米的管道自流到村北端山坡高位蓄水池中,用于灌溉山腰干旱果园和环村的植被……

不让一滴污水流进此碧湖!梨园村截污治污的目标令我惊叹不已。清澈的此碧湖会说话。我不需要吃遍一棵梨树上的梨子去了解梨子的滋味,小小的梨园村就像一阵风,吹走了我来之前一直悬在心中的那个问号。洱海的源头是洱源县没有错,不然怎么叫洱源呢。弥苴河、此碧湖的水质从源头上保障了下游洱海的水质,但我的感慨是,如今清澈洱海真正的源头是其上游许许多多的“梨园村”,这里的人们艰难地摒弃了于生态不利的习惯,选择了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

在喜洲古镇“农耕文化艺术馆”里,我看到了大鵬金翅鸟的一张马画,鹰一样的尖嘴,人一样的面孔,伸展着翅膀,十分威武。大鵬金翅鸟是白族人的图腾,传说它遍体金黄,双翼张开长达三万六千里。之后,我又在苍山脚下的一广场看到了金光灿灿的大鵬金翅鸟雕像,它耸立于莲花座上,翅膀内卷,欲腾飞而起。金花说,金翅鸟镇住了苍山洱海,还说大理的大鸟窝里住着喜鹊与布谷鸟,大蛇整天盯着,想吃鸟窝里的蛋,可大鵬金翅鸟把大蛇吃走了,于是小鸟就一个个飞出来……

这传说好美。于是,苍山洱海吉祥、平安。

作者简介

谭曙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山西省散文学会会长。著有诗集《黑色畅想》《神话的星空》,散文集《穿越勃兰登堡门》《孤独幽思》《心灵的真相》《梦海探秘》,纪实文学《飞越太平洋》《时代的肖像》《圆满人生》《六福客栈》《探秘西非教育》等十余部作品。主编了《新语文名家散文精选》系列丛书。曾获冰心散文奖、诗刊社新世纪诗歌大赛奖、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征文大赛奖、中国副刊奖、西部散文选刊奖等。



我是流经洱海的一滴水

◆杨建宇

无论前世,还是今生,或是来世,我都是生生不息流经洱海、追逐梦想、放飞希望的一滴水。

我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洱海源头一个叫“此碧湖”的地方出世,承接喜马拉雅的冰川雪域,承接青藏高原的余韵,承接三江并流的甘冽,穿过梅里雪山的圣洁,穿过老君山的十八龙潭,穿过剑湖的湖底,从洱源的此碧湖深处缓缓流出,冰清玉洁,聪颖慧人,光彩照人。

一出世,我就见识了此碧湖尽头梨园村数百年的古梨树,见识了漫天飘舞的梨花,把个小巧玲珑的白族古村,装点得世外桃源一般。为了保护脆弱的我,这个村子收集了各家各户的污水,集中处理成为中水后,用来浇灌村里后山的果蔬和庄稼。

此碧湖的名字,来源于湖中特有的此碧花。此碧花是一种罕见的水生花卉,主要生长在洱源县的此碧湖中,因此叫此碧花,也叫此碧莲。

这种似莲而小、叶呈心脏形、有碗口大小、碧绿光洁的花,在当地还有一个优美的传说。故事说的是,古时湖边有个美丽善良的白族姑娘出嫁时,舍不得离开自己的父母,流下的眼泪落在湖里,溅出的水花变为此碧花。因此,当地的人们又把此碧花叫“辞别花”。

知道了这些故事,我在碧波之上遇见此碧花的时候,心里平添了几分敬畏。能在这个高原湖泊与之相遇,是我的荣幸。

在此碧湖,我还见识了传说中的“水花树”。和我一样如约而来的水滴,有不少是随着湖底的气泡,一串接一串地缓缓冒出湖面。这样的时刻,如果阳光明媚,如果角度巧合,那些水泡就会在阳光的折射下,放射出七彩斑斓的颜色,如同一棵彩色的花树一样,旋转上升。这样的景致,只有机缘巧合,才能形成,才会呈现于有缘的世人。

我前往洱海的旅程,就这样从洱源坝子开启。在这里,见识过了四周山坡上灿若云霞的数万亩梅花花海,讲述着冬天的豪情与浪漫,也讲述着梅乡的风情与故事,还有随之形成的特色产业。

在这里,我曾与洱源的“地热国”擦肩而过,与热情四溢的兄弟姐妹打着招呼。在这里,我曾见识过洱源坝子的白族风情和独特民俗,见识过右所坝子的高原水乡泽国,品尝过邓川坝子的牛奶醇香。随着西湖的芦苇、东湖的荷塘,展示了我娇俏的模样。随着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走过的弥苴河,我徜徉到沙坪湿地、江尾两岸。

在洱海源头的几个坝子里,我与沿着黑江、罗时江、永安江、苴河、茨河、凤羽河等大小河流欢呼而来的兄弟姐妹一起,分享着此碧湖、海西海、西湖、东湖、绿玉池等大小湖泊的万般柔情,打量着大大小小的白族村寨,饱览“湖泊湿地相连,村落河流相依,田野沼泽一体”的高原水乡风光。

不知不觉中,走过了洱海源头的“一池琼瑶水,千重翡翠山”,背北面南的我欢呼:“洱海——我来了!”

因为,我是流经洱海的一滴水。那缠绵灵动的洱海“海舌”,带着苍山的问候,迎面扑来;蝴蝶泉伴着田野的花香,走近身旁;红山本主庙的祷告和祈福声,历历在目;双廊天主营的渔家灯火,成排成串。云南省最大的自然村周城,近万人睦邻而居的村庄,民风淳朴,源远流长……

玉几岛、小普陀、金梭岛,洱海的三岛、四洲、五湖、九曲,到处都有我流过的足迹,到处都藏着我不尽的梦想,到处都留下了我美好的时光。

旅途中,在“风花雪月”的映衬下,心中装满了洱海的动人传说和沿岸的人文景观,五千年的文明放射着新时代特有的光芒。有一种叫作“乡愁”的心境,围着洱海悄悄弥漫开来,“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定格为永恒的风景。在古生村李德昌家,白族农家小院飘出的欢声笑语,记载着一个时代的心情。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洱海容纳了我,给了我太多的惊喜,给了我太多的传奇,给了我太多的呵护。

在洱海,我和鱼虾对话,和海鸟作伴,听惯了各式各样的鸟语花香。

在洱海,我亲近蓝天白云,亲近每一座村庄,听惯了渔家的歌声,看惯了田园的风光。

在洱海,我与海菜花亲密拥抱。这种只有在清澈的水中,靠光合作用生长的水草,当地人称之为“海菜”,它是大自然赐予的美食,是水质优良的保障。

在洱海,我与苍山相依为命,海誓山盟,见证了苍山的传奇,和云的浪漫。

在洱海的碧水蓝天中,在海印,在小普陀,在洱海东岸,我邂逅了那些来自西伯利亚的红嘴鸥,似精灵,翱翔追击在蓝色的海面上。

“曾经沧海仍为水,除却巫山还是云。”当我结束洱海的行程,流经西洱河出水口,汇入发源于滇西横断山中的黑惠江,并入波澜壮阔的澜沧江,再经过国际河流湄公河,最后奔向宽阔无际的太平洋时,遥望着梦中的家乡,回味着旅途的过往。

当然,我的旅途并非全是欢乐,也经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周折和磨难。途中相依为命的那些兄弟姐妹,有的流落风尘,有的患病在身,有的消沉失落。

也曾遭受白眼和唾弃,也曾遭受不解和中伤。幻若人世经历的雾霾、沙尘暴、泥石流等灾难。曾几何时,不知道是人们伤害了我们,还是我们伤害了人们,彼此之间显得无可奈何,黯然神伤。

历史留给了人们许多沉重的思考,也留给了人们正本清源的机会。虽然代价高昂,可是善良的人们终于醒悟了,他们又把我们当作亲密无间的朋友,一起面对曾经的沧桑,一起创建清澈的故乡,一起走向美好的希望。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洱海。”这不仅是善良的人们觉醒后的共识,也已经成为每一个热爱洱海的人的自觉行动。正是善良而有担当的人们,把我呵护在心坎上。

我是洱海中的一滴水,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又受到精心守候,细心保护。“质本洁来还洁去”,我又成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那个引人瞩目的新娘。

我是幸运的,洱海是幸运的。人人爱我,我爱人人。人们把我比作母亲,我把人们唤作亲娘。

我是洱海中的一滴水,是万顷碧波中的一朵浪花,也是成长中的一抹泪光。

爱和被爱都是一个相互的盟约。我始终和洱海同欢乐,共成长。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空,不经意间,我又升腾成为一片云朵,漂洋过海,又回到青藏高原,又回到横断山中,又回到大理的上空,悄然落下,又成为洱海中的一滴水。

就这样周而复始,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无怨无悔,萦绕在洱海的身旁。

无论前世,还是今生,或是来世,我都是流经洱海、依依不舍的一滴水。

作者简介

杨建宇,云南省南涧县人,现任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和旅游局二级调研员。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在州内外报纸杂志公开发表散文、诗歌、小说等四百余篇(首),著有文化散文集《不谢的金花》《寻味大理》,大型文化丛书《文化大理》综合卷撰稿人。曾策划主编文化类、文学类书籍十部。大理州文化学者,曾任大理州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现任大理州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

1.家在岷峨

归来去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

苏东坡行遍天下,总是念念不忘自己来自岷山与峨眉山下。他出生在四川眉州,那里被称为“坤维上腹,岷峨奥区”,意为天地间最肥沃的土地,岷山与峨眉间最神奇的地方。相传,他出生那一年眉州山野草木凋零,天地间灵秀全归于他一身。其实,是宋仁宗年间四川大旱,人们给了一个美好的说法而已。

那么,我们试着用苏东坡的眼光来观察自然,或许就更能理解四川这方宝地。

川西高原耸峙、雪山巍峨,滋养出中国极具生物多样性的垂直自然带,从高山栎林到康定木兰到峨眉冷杉,从雪豹到大熊猫到川金丝猴,它不仅仅是一片凛冽的雪域冰峰,更是许多珍稀动植物最后的家园。

川东盆地聚宝、平原沃野,造就了中国富甲一方的天府之国,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到金沙文化,从都江堰林盘到雪山脚下的公园城市,它不仅仅是一片生存的栖身之所,也是多种文明的繁衍生息之地。

四川地处中国第一阶梯和第三阶梯的交界处,地势落差巨大,地形复杂多样,除了海洋和沙漠外,四川几乎浓缩了地球上所有的地理景观类型——山地、高原、平原、丘陵、盆地、大江、深峡……

川生万物,就是三生万物,代表着美丽中国以及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纵向的川,是大横断山脉,这里是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横向的川,也是千河之省,更是中国第一大河万里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

纵横四川,这里是中国地质最复杂、地貌最多元、景观最独特的省份之一。

家在岷峨,四川从来都是生态高地、资源宝地与人间福地。

2.自然之赐

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

这是苏东坡对故乡的生态记忆,也蕴含着四川的生态密码。参与《生态秘境》纪录片的策划与撰稿时,我一直尝试着以古人的视角来观察今天的中国。

苏东坡一生始终行走于山水之间,歌咏山水并且打理山水,走到哪里就把哪里的山水变成诗画。他的诗词中大概有两千多首都与山水有关。他的豪放旷达,主要体现于写山写水,他的格局精神,也多半寄托于山水表达为山水。

苏东坡有一句名言,愿我无足恋,恋此山水清。先是在四川,他就去过眉山、成都、剑阁、丰都、泸州、合江、万县、奉节、巫山、广元等地。用《中国国家地理》的话来说,“自然之赐”就是“四川本来的样子”。

只有去过四川,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那里的山川大地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川西高原上的优势植物水母雪兔子,生长在海拔4500米以上荒凉的高山流石滩,每年霜冻期长达8个月至10个月的高山冰缘带;原产于南美洲的金铃花,今天广泛分布于华西南屏的丘陵地带,这里是全球200个生态最好的地方之一,生活着500多种鸟类,中国特有鸟类29种,堪称全世界少有的天然动植物基因库。

正是从这种“生物多样性”所赋予的能量出发,《生态秘境》努力去呈现四川的“自然生态之美与多彩人文之韵”,这就是本片的最大特色,从而体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四川案例,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贡献中国智慧,就成为本片拍摄的主旨。在我们理解,生物多样性资源本为“天赐”,而生物多样性保护则为“人力”。围绕“保护、修复、利用”三个主题,我们想用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

极致风景,生命传奇,这是大自然在说话。

3.川流不息

故乡飘已远,任意浩无边。

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在三江汇流的乐山大佛脚下,苏东坡写下这样的诗,描述了川流不息的天命。

雪山与江河,构成了生物多样性的摇篮,也让四川成为中国西南重要的生态屏障。大地隆起,形成山脉;雪山巍峨,蓄积能量;河流出山,奔涌向前,形成了千河之省。

正是由此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川生万物”的原生动力,这是一部见证着中国自然地理沧桑巨变的“山海经”。经历岁月变迁的沧海桑田,巍峨雄壮的横断山系为四川盆地内的古老动植物提供了“庇护所”,使得12000多种高等植物成为四川生物多样性基础,也让珙桐、大熊猫、川金丝猴等古老珍稀的动植物,穿越千万年时光与今天的我们相见。

从高山流石滩上的“荒野丽人”红花绿绒蒿,到野生动物食物链的顶端王者雪豹;从横断山脉河谷地带的高山杜鹃,到岷山丛林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川金丝猴;从六百万年前放弃肉食选择箭竹的国宝大熊猫,到曾经是恐龙食物的古老孑遗植物粉拐——我们在天地之间寻找生命欢聚的实证。

从“丁真的世界”到“开门见山”的天空之城理塘;从地球上生存海拔最高的温泉蛇到蜀山之王贡嘎山;从白腹锦鸡到绿尾红蝗;从察青松多的白唇鹿到攀枝花的苏铁林;从海子山古冰帽遗址到帕姆岭原始森林——我们在山河之间发现生命源起的摇篮。

从黑颈鹤一年一度沿大渡河谷飞行的迁徙之旅,到旱獭与藏狐为了洞穴的生死相搏;从色彩斑斓的高山五花草甸,到黄河长江分水岭的查干梁子;从高原鼠兔与雪雀的同穴共生,到格萨尔王的坐骑河曲马;从若诗若画的若尔盖湿地,到天下黄河九曲第一湾——我们去探秘黄河水源涵养地与全球生态晴雨表。

从川金丝猴到白马藏族,它们都生活在同一片山林中;从岷江百合到麝凤蝶,它们都吸取同一条河的水;从舌尖上的麻辣川味到雪山脚下的公园城市,都体现着同一种生存智慧;从川西林盘的传统样本到蜀南竹海的当代案例,呈现的都是同一片生态秘境。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栖居,也是万物共生的天府之国。

蜀道古柏,或许就是中国林长制的源头;古蔺盐道,至今保留着生态保护的禁令;阿坝山上,人们采集贝母自有规矩;木里博窝,村民温柔劝退贪吃核桃的鸚鵡;江油武都,一座水库为一株小草让路;多年保护,国宝大熊猫已从“濒危”降为“易危”;泸沽湖里,波叶海棠花见证着这个高原湖泊重回清澈;长江大保护,让流域生态功能重现生机。

入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两千多年之前,这种古老的自然生态哲学就诞生于四川的鹤鸣山与青城山,如今又刻进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如何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做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四川或许就是一个生态样板。万物共生,其实人并非自然的主人而是守护者,自然而然就是最高准则。

川流不息,让万物流动起来,才是真正的生态秘境。

(本文作者为自然生态纪录片《生态秘境》总撰稿)